

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醒世姻緣傳

## 第一百回 狄希陳難星退舍 薛素姐惡貫滿盈

諸惡不可作，半虛空有人登記，分毫不錯。業鏡高懸明照膽，事事都教著落。有餘辜，來生搜索。  
每當狹路遇冤家，且延入深閨歸繡幕，報復以強欺弱。  
天喬蠢動皆人若，一般家賦性含靈，忍將殺卻。  
顯報當前，借紅顏索命，皮刀急腳。  
猛翻身再求媒約，假說是同心，還毒似窮奇■机相凌虐，百樣諸刑拷縛。

——右調《賀新郎》

狄希陳由旱路趕船，直到了河西游，還等了一日，方才郭總兵合素姐的座船才到。先與郭將軍、周相公相見已畢，方回自己船上，當面說了幾句套話；又說：「相觀皇已升了四川副使，今已回家。」又說：「侯、張兩個從成都出去，路上撞著強盜，將所送的銀子尺頭劫去。」又悄悄與寄姐說知：「調羹母子已跟了大妗子回到家中；小翅膀起名希青，請了先生，今見上學讀書，長成了好大的學生；薛妹夫也時常照管；臨來又留了百十兩銀子與他娘兒們攪纏。我回去的促急，又沒捎點甚麼送巧妹妹，剩了七八十兩銀子，我就只留下夠盤纏的，別的都留給他了。從咱往四川去了，他家裡添了兩個外甥，都極好的兩個學生。」素姐也向了家人們問他娘家的事情，又問龍氏曾合狄希陳嚷鬧來沒。又說：「我兩個師傅，路上失了盜，這沒的你不該賠他麼？」又說做了一場官回去，問那家人送與龍氏的是甚麼人事，都問了個詳細，議論帶罵，叨騷了不住。

狄希陳在船上，又走七八日，到了張家灣，泊住了船，郭總兵遣了欽取中軍都督府同知的傳牌，打到會同館裡，本府衙役長班來了許多人迎接。狄希陳也預先捎信到京，叫收拾房子，駱有裁合狄周都也接出京來。素姐看見狄周，真是「仇人相會，分外眼睜」，說不盡那許多怪態。

駱校尉因說：「有富平的典史，被按院趕逐，沒了官，他又鑽到京裡，改名換姓，又幹那飛天過海的營生，被廠衛裡緝了事件，如今奉了嚴旨，行五城兵馬、宛、大二縣合錦衣衛緝事衙門：凡有罷閒官吏，不許潛住京師。定了律文，有犯的定發邊遠充軍。如今正在例頭子上，好不嚴緊哩。」狄希陳聽了這信，不由的進退兩難。又是駱校尉算計說：「這郭縣通州都是河路馬頭，離京不遠，盡有生意可做，可以活變的錢。通州去處更大，姑夫且在通州賃塊房子住下，再看道理不遲。」

狄希陳主意已定，暫住通州。就央駱校尉進城尋了一所房子，每月三兩房錢，還有桌椅牀帳借用，房也甚是齊整。狄希陳一邊搬房，一邊在船上治辦酒席，請郭總兵、周相公合郭夫人並權、戴二位奶奶人等，內外送行。待了一日，郭總兵同著周相公合家眷進京。狄希陳合家都在通州暫住。駱校尉也要辭了回去，要打發媳婦子合童奶奶的婆媳下通州來看望。狄希陳又叫狄周也跟了駱大舅回去置辦下程，送郭總兵合周相公溫居之敬。駱校尉去了。

再次一日，童奶奶合小虎哥娘子、駱校尉娘子，來了三頂轎，狄周媳婦也跟了下來。素姐見了別人，還倒沒敢甚麼作惡，只是見了狄周媳婦，不由怒從心起，罵道：「欺心的忘八淫婦！逃去的也沒逃走，死了的也沒死了，我叫忘八淫婦拿著我當孩子戲弄！有日子哩，你不死，我又不死，咱慢慢弄獼猴似的咱耍著頑！你們搗的那鬼，已是都敗露了，調羹那私窠子合小雜種還躲我怎麼？」童奶奶故意道：「這不是那一年往咱家去的那個沒鼻子的媳婦麼？怎麼又來到這裡？」寄姐道：「這是你女婿尋下一位娘子，姓薛，大起我好幾歲，我趕著他叫姐姐哩。虧他千萬里的跟著一伙燒香的漢子老婆，就尋到任上去了。」童奶奶們也都合他行了個禮。童奶奶趕著素姐叫「薛家姑娘」，駱校尉娘子合虎哥媳婦都是一樣稱呼。素姐本等不待下氣，只是叫寄姐鬥敗了的雞，不敢展翅，見景識景，叫童奶奶也跟著稱呼「姥姥」，叫駱校尉媳婦是「舅娘」，小虎哥媳婦是「你妗子」。

混混了兩日，打發了這伙婆娘回了家。寄姐在通州寧貼了幾日，要算計到家裡看看，還住幾日。只是狄希陳怕寄姐去了沒了降素姐的人，必定要遭他的毒手，算不出個躲避兩便之方。誰知這狄希陳合該這日下的日子還好。神差鬼使，素姐自己發意說：「妹妹的母親就是我母親，妹妹的舅娘就是我的舅娘，我要合妹妹一同回家看望看望。」狄希陳得不得的這聲，連忙攬掇，寄姐也只得承當。狄希陳還與素姐二三十兩銀子，叫他隨便買甚麼使用；又收拾了許多汗巾，絲帶，膝褲，首帕，蜀扇，香囊等物，叫他做人禮拜見之用。那會子打發得他喜歡，也便把口來裂一裂，牙雌一雌，露了個喜態。兩頂轎，僱了十來個驢，張樸茂兩口子，小涉棋、小選子、小京哥、狄周媳婦，還有京裡下來的兩個人，一行人人都往京中去了。狄希陳獨自在家，散誕逍遙，遊玩景致，信步出城，走到香岩寺內。

卻說胡無翳托晁梁暫管了住持事務，游遍了天下的名山。到了四川眉州峨嵋山上，只見那峨嵋山週遭有數百里寬闊，庵觀寺院，不下千數個所在，總上來也有萬把個僧人。其中好歹高低，賢愚不等，也說不盡這些和尚的千態萬狀，沒有一個有道行的高僧，可以入在胡無翳眼內的。末後尋到一個高崖幽僻之處，一個性空長老，一部落鬚鬚，貌如童子，每日坐關不出。胡無翳知道他是個高僧，就在他那庵中住了錫，沐浴更衣，竭誠到他關前求見。性空喜道：師兄來路甚遠，道途不易。就如舊相識一般，每日隔著禪關，與胡無翳講說佛法，開陳因果，指點輪回，接引得胡無翳見性明心，靈台透徹，盡知過去未來之事。知道自己前生合梁片雲都是地藏王菩薩面前的兩個司香童子，因人間有還戲願的，這兩個童子貪看地戲，誤了司香，所以罰在閻浮世界做了戲子，一個扮生，一個扮旦，幸得遭了株連之禍，入了空門，喜有善根不泯，精持佛戒，看看還成正果。又知性空長老原是佛子轉生下世，來度脫善男信女，總都不是凡人。胡無翳在峨嵋山上與性空住了三個月期程，辭別回寺。性空知道他塵棼未了，又與晁梁有約，便不相留。

狄希陳遊玩香岩之日，胡無翳回不多時，偶然相遇，胡無翳相視而笑，且說：「久別多時了。」讓進方丈款坐，恰好晁梁也在那裡。三人共坐，敘說來由。胡無翳望著晁梁說道：「晁居士，你定性想來，冰是甚麼？水是甚麼？」晁梁定了一會，把狄希陳看了兩眼，對胡無翳說道：「弟已曉得水未成的冰，冰是已成的水，本是一源，異了支派。」隨著香積廚備了素供，留狄希陳吃齋。

胡無翳道：「檀越一月之內，主有殺身傷命之災，卻要萬分迴避。」狄希陳道：「師傅未卜先知，決也不是凡人，不知可以逃躲麼？」胡無翳道：「你的冤家相守了你半生，你的該死也不止於一次；但是這一次要在你致命處害你，只怕逃不出命來。」狄希陳再三央說：「我身邊實有一個冤家，委實的時刻算計謀害。師傅既能前知，必能搭救。」胡無翳掐算了一會，說道：「喜得還有救星。小僧與檀越前世有緣，有難之日，小僧自去相救，不肯誤了檀越的性命。」狄希陳、胡無翳、晁梁三人作別而散。胡無翳對晁梁說道：「不意隔了一世，別了多年，又在此舊游之地相遇。」

晁梁回光返照，真真灼灼，知這狄希陳前世是他的長兄晁源托生至此。又問胡無翳說：「他目下有殺身傷命之災，卻是那世的冤仇，這般利害？」胡無翳道：「這是他前世在你家的時候，圍場上射死了個仙狐，又將他的皮張剝去，所以這仙狐誓必報仇。前世奸人的妻子，雖是被那本夫殺害，卻也得了那仙狐的幫助，方能下手。轉世今生，如今那仙狐也托生了女人，為了他的正室，方得便於報復。此翻必然得我搭救方可逃生，不然也就難逃性命。」胡無翳將他平生所做之事，及晁夫人留銀在寺，常平糶糶的原由，告訴了晁梁一遍。

晁梁問道：「據他如此為人，這般行事，必定該墮落輪回，怎生還得人身，且又托生男子？據他方才自道，又做了朝廷的命官，這個報應卻是怎生的因果？」胡無翳定了一會，說道：「他三世前是個極賢極善的女子，所以叫他轉世為男，福祿俱全，且享高壽。不料他迷了前生的真性，得了男身，不聽父母教訓，不受師友好言，殺生害命，利己損人，棄妻寵妾，姦淫詐偽，奉勢趨

時，欺貧抱富，誣良謗善，搬挑是非，忘恩負義，無所不為。所以減了他福祿，折了他的壽算。若依了起初的注定，享用豈止如此？幸得今生受了冤家的制縛，不甚鑿喪了良心，轉世還有人身可做，不然也就幾乎往畜生一道去了。」

丟下此處，再說那邊。素姐跟了寄姐進京，還到那洪井衙內。素姐笑道：「你們做的好嚴實的圈套！這不是我那年來的所在麼？怎麼不見調羹去向呢？」童奶奶也只是支吾過去便了。素姐那乖唇蜜舌，又拿著那沒疼熱的東西，交結得童奶奶這伙子人，不惟不把他可惡，且都說起他的好處，皆說他為人也不甚十分歪慳，只是人趕的他極了，致的他惡發了，看來也不是個難說話的。依隨著他，上廟就去上廟，遊山就去遊山，耍金魚池，看韋公寺，風魔了個足心足意。住了二十五日，方才同了寄姐回到通州。

狄希陳接到家內，置酒洗泥，不必細說。狄希陳想那胡無翳指定的晦氣日期，說在一月之內。如今二十五日，災難只在眼前，所以加倍小心，要一奉十，不敢一些觸犯。誰想素姐也怕狄希陳合寄姐的防備，故妝了深情厚貌，不肯照依往時露出那不平的聲色。狄希陳就如那父母愛之，喜而不忘的一般，便要手舞足蹈，心裡還道胡無翳說的不靈。

又過了三日，狄希陳從茅廁裡解手回來，一邊係著衣帶，一邊看了個老鴉，在房脊上朝了狄希陳怪叫，不防備素姐在裡間臥房之內，將那牆上掛的撒袋，取了一張弓，拈了一枝雕翎箭，照得狄希陳真實不差，從窗眼裡面颺的一箭。只聽得狄希陳「噯喲」一聲，往前一倒，口裡言語不出，只在地下滾跌。素姐喜道：「此番再無可活之理，方才報了我的冤仇！」家中大小忙了手腳，正不知怎樣搭救。待要拔了箭幹，又怕箭眼無法可以堵塞，血流不止，必至傷生，好生著忙。

卻說那日胡無翳對晁梁道：「晁居士，我暫失陪，我去救了你前世的令兄回來。」晁梁道：「我也可以同去一看麼？」胡無翳道：「不嫌勞步，同去正好。」兩個走到他的門前，正在那裡亂紛紛尋人搭救。胡無翳近前說道：「管家，到裡邊說去，道香岩寺的胡和尚合晁相公在外面親來送藥。」狄希陳雖在發昏之際，心裡也還明白，叫即忙請進。胡無翳親手從袖中取出從四川帶來的一塊藥，咬下指頂一塊，放在口中細嚼，方才一手拔箭，一手將那口嚼之藥，捻成頭大尾尖的模樣，納在那箭眼之內，一些也不曾出血。將狄希陳扶到外面客位之中，胡無翳又將血竭沖了一碗，熱酒灌下。狄希陳稍稍的止了疼，定了心慌，留胡無翳、晁梁吃飯。

素姐知道狄希陳被胡無翳救得轉頭，在裡邊禿長禿短的大罵。胡無翳使指頭在茶鐘內蘸了一蘸，在桌上畫了一個青肚蠍子，用指一彈，只聽得素姐在後面碰頭打滾的叫喚。人見從空中掉下一個大蠍，照他嘴上蜇得相朱太尉一般。自己顧疼不迭，那裡還會罵人？

胡無翳再三要把狄希陳接到寺中養病，說這箭瘡，正在軟肋至致命之處，必得一百日方得全好。這百日之內，最忌的勞碌氣惱，饑飽憂愁，如有觸犯，不可再救。晁梁也再三攛掇。狄希陳應允同往。也不曾與寄姐商議，竟將狄希陳使牀抬回寺中。晁梁讓他在自己房內同住。一月之外，瘡口漸有平復之機。寄姐時常著人供給，胡無翳道：「以後不消供送，我寺中收有他前世留下的東西，用之不盡的哩。」寄姐合狄希陳都不曉得胡無翳是那裡說話。

狄希陳日漸平復，時刻與胡無翳、晁梁三人白話，將素姐從前已往的惡事，都盡情告訴與胡、晁兩人知道，說：「此番幸得師傅救了性命。再次如此，卻難逃命。」務求胡無翳指一條逃避的生路。胡無翳道：「這是你前世種下的深仇，今世做了你的渾家，叫你無處可逃，才好報復得茁實。如要解冤釋恨，除非倚仗佛法，方可懺罪消災。」狄希陳道：「我前在家中，也曾遇了一位方外的高人，也費了許多銀子，回背的不見效驗。」胡無翳道：「此番管你有效。只是你要聽我的指教，從此戒了殺生，持了長齋，絕了貪嗔。這都要在菩薩案下立了終身的誓願，再虔誠持誦《金剛寶經》一萬卷，自然福至禍消，冤除恨解，還叫你知前世做過之事。」狄希陳道：「我知道師傅是個聖僧，我豈有不依師傅之理？師傅與我擇個吉日，我就在佛前受戒，不敢有違。虔誦《金剛寶經》，務足一萬卷之數，就在寺中久住，不敢私自回家。必求師傅的顯應。」

狄希陳也是那艱難險阻備細嘗過的人，所以也肯發狠持戒。淨了身體，吃了長齋，每日早起晚住，虔誦那《金剛般若波羅蜜經》。一日務足四十遍之數。誦得久了，狄希陳口內常有異香噴出，惡夢不生，心安神泰。素姐漸覺心慌心跳，肉戰魂驚，惡夢常侵，精神恍惚，飲食減少，夜晚似有人跟捉之意，不敢獨行。狄希陳誦到將完之日，素姐漸漸的害起病來；及至狄希陳誦經已完，素姐越發臥牀不起。

胡無翳選擇了十二眾有戒行的高僧，自己領齋，建七晝夜完經道場，結壇建醮，做得法事甚是森嚴。醮詞寫道：

南瞻部洲大明國直隸順天府通州香岩寺奉佛秉教沙門，伏以陰陽乃二氣之先，剛柔攸係；夫婦居五倫之內，健順靡乖。如謂反常，是為逆理。茲有山東濟南府繡江縣明水村信官狄希陳，運際無辰，遭逢不偶，娶妻薛氏，從幼結褵，長而合巹，素乏齊眉之敬，惟恣反目之凶。惡語咒詛，直等閨門之謔；毒椎狠毆，聊當房闔之私。漸至擅用弓刀，鏢鏃傷殘性命；甚且誣投狀牒，羅鉗顛覆宗祧。明知孽報之因，定是冤愆之債。第此不共戴天之恨，奚為好逑同穴之人？於是本官懺罪投誠，悔言訟過，虔誦《金剛般若波羅蜜經》一萬卷，仰乾鴻造，消滅宿愆，一切冤家，盡為解釋。是直怨相報，不在夫婦之間；庶闔辟有儀，馴協陰陽之則。為此具牒，如牒奉行。

胡無翳穿了袈裟，戴了毗盧僧帽，在佛前宣牒作法。狄希陳跪在佛前，俯伏在地，聽胡無翳與他誦念解冤神咒。那時已交三更時分，狄希陳似夢非夢，到了一個極森嚴的公署，上面坐著一位王者模樣的尊神，兩邊侍衛森嚴，一個鬼卒，押了狄希陳跪在階下，王者叫簡他的紀錄。一個著綠袍的判官，呈上一本文冊，說他那許些過惡，大約都是胡無翳告訴晁梁的那些說話。因他在圍場中傷害其外的生靈不等，將泰山聖母名下聽差的仙狐不應用箭射死，又剝了他的皮張，棄掉了他的骸骨。仙狐在冥司告過了狀，見世領了小鴉兒先償了害命之仇，轉世配成夫婦，以報前世殺生害命之冤，再泄剝皮棄骨之恨。薛氏是奉天符報仇，不係私意。

王者叫拘薛氏到案。只見薛氏病瘦如柴，奄奄一息，訴：「前世偶因下班回洞，從他圍場經過，被鷹犬圍住，不能脫身，見了本相，躲在他馬下，求他救免。他反拔出箭來照肋一箭，登時射死；又將皮張剝去，將骸骨棄毀。地主罰他轉世為狐，叫我轉世托生獵戶。簡察文簿，又說他上世的善報未盡，除減了，也還不該輪到畜生道里。又說我孽愆不盡，還不應即轉男身。叫他轉男，叫我轉女，以為夫婦，以便報復前仇，六十年的冤家廝守。」王者說道：「適奉佛旨，他虔誦《金剛寶經》萬卷，又有神僧胡無翳與他懺悔牒文，一切冤愆，盡行消釋。」再叫判官備細觀察，還有甚麼冤仇，拘來發落。

只見寄姐押到跟前，說是他前世嫡妻計氏。他寵妾棄婦，逼勒計氏吊死，合該今生為他的側室，以便照樣還冤。又見小珍珠項中帶了腳繩，說被童氏凌虐不過，投繯自盡，要寄姐償命。王者叫判官察簿，簡得小珍珠即狄希陳前生所寵之妾小珍哥，誣謗嫡妻計氏，致計氏懷忿縊死。今世做他的丫頭，這是冤冤相報，無可償還。尤聰、呂祥兩個餓鬼，都來向狄希陳索命。察得尤聰暴殄天物，大膽欺心，天理不容，震雷擊死。察得呂祥蛆心蛇眼，鼠竊狗偷，搬挑口舌，背主逃拐，又使毒藥害人。二人俱合死於非命，不與狄希陳相干。又有許多人都是被狄希陳前世因私債私仇逼死，又有無數被狄希陳前世殺害的生靈，都來向狄希陳討命。王者都一一的發放，說：「薛氏遵奉佛旨，仗托寶經功德，速赴冥司察照，應得去處托生，不得逗留纏繞。」發放童氏：「前生雖然他也薄倖，先愛後疏，致你死於非命。既有人償了你命，你的冤恨已消，以後和好成家，不得再為反目。」發放小珍珠：「你前世以妾欺妻，妻因你死；他今生以主虐婢，婢為主亡。適得相報之平，還有甚麼饒舌？吊死鬼魂，法應等候替代；既有佛旨早准許免代托生，無可再說。尤聰、呂祥生係兇人，死為刁鬼，押發酆都地獄受罪，完日貶入畜生之內。狄希陳察有善待庶母、存養庶弟、篤愛胞妹之德，延壽一紀，考福善終。」發落已畢，狄希陳猛然省轉，身子依舊伏菩薩面前。胡無翳也才宣了牒文，做完法事，謝佛起來。狄希陳對胡無翳說道那夢中所見之事，一一說了個詳細。交了五鼓，元了七晝夜的道場。

再說素姐病得一日重如一日，飲食日減，皮肉日消，半個月不能起牀。不惟沒了那些凶性，且是連那惡言惡語都盡數變得沒了。

寄姐見狄希陳在香岩寺，足足住了十個月不曾到家，起初不以為事；自從那日狄希陳所見之後，甚是相念，不由得自己甚是疼愛起來。

道場既完，狄希陳又住了幾日。胡無翳對他說道：「你前世名喚晁源，這晁梁居士，是你同父異母之弟。」又將他前後一切事情，都合他說了一遍，都與他夢中所見不差。也仔細追想，若有忽迷忽悟的機關。又說：「你已得了《金剛寶經》的功果，將你一切冤仇盡都解釋。你只除了今生不再作惡，切忌了殺生害命。若前世的冤家，已是與你打發自盡了。你可從此回去，算計往後過好日頭的道理。」狄希陳道：「前日被他那一暗箭，雖蒙師傅救了我的性命，得了殘生，但我的真魂已是唬得離了軀殼，情願在此與師傅、晁弟終身相處，不敢回去見他。」胡無翳道：「你只管回去不妨。他如今被八個金剛逐日輪流監管，手也不能抬起，口也不能張開，與你相守，也是有限的時光，不必怕了。」狄希陳再三的謝了菩薩，叩辭了胡無翳，作別了晁梁，回到下處。素姐睡在牀上，只有絲絲油氣，也無那些的狠氣了。寄姐也甚比昔日加了疼顧，素姐又添了半身不遂的風症。

那罷開官吏的禁革，緝訪更嚴。狄希陳又進不得京，住在通州，別無事幹，算計還是回在本鄉，復理舊業。素姐已是喜歡，寄姐又肯攬掇，還僱了大船，由了河路，從德州起早回家，收拾祖居，再整田地。薛素姐回去，病了幾日，見了閻王，狄希陳以禮殯葬。寄姐扶了堂屋，做了正經奶奶，接了調羹同宅居住，請了程樂字的兒子程雪門教訓狄希青和小京哥——一起名狄振先，叔姪讀書。與薛家照常來往。

狄希陳原是故舊人家，宦囊也看得過；住在遠村，惱不著裡書什麼。只欠不下官糧，其餘甚麼雜役差徭，也輪不到他身上。又將原舊祖房拆了，盡行翻蓋。也要算計將那馬棚後面石槽底下那埋的五千兩銀子掘他出來。使了十數個人，將那石槽掀起，等到夜晚靜月上之時，領了調羹、寄姐合自己至親三口，輪鋤鑿鑿，掘深二尺。果見兩片石板，蓋著兩支大甕。掀了石板，只見甕中滿滿兩甕清水，那有甚麼銀子的蹤影。

原來昔年狄希陳在京做夢，夢見素姐將房賣與了劉舉人，眼見他將這石槽底下銀子掘了，搬回家去。夢中舉人還與狄希陳爭持相罵。狄希陳趕了回去，打聽得劉舉人果然修蓋宅舍，得了一窖藏金，足有五千之數。原來這財帛的物件，看他是個死相東西，他卻能無翼而飛，不脛而走；他又能乘人的衰旺，自己會得來往。想是狄希陳做夢之時，那銀子已是走去之日。況且這銀子又有個一定，你命裡該有一斗，走遍天下，也只有得十升。狄希陳做了三四年官，回到家內，算那除盤攬以外，淨數帶回家的不多不少，正合那石槽底下五千之數。可見人有得那橫財的，也都是各人的命裡注定，不能強求。調羹眼同看見，這般重大石槽底下，豈是一手一足弄的神通？這明白知是天意，埋怨得何人？

狄希陳的好處，將小翅膀分就的產業之外，又與他置添了千把東西，鄉里們倒也敬他的友受。後來狄希青、狄振先、小成哥——一起名狄開先；巧姐的兩個外甥：一個薛志清，一個薛志簡，都是狄希陳請師教成。雖都不曾發得科第，都做了考起的秀才。

這狄希陳若不是得了他前世的良朋超度，仗了菩薩的力量，素姐還有三十年的魔障，攪害得他九祖不得昇天，兄弟不能相顧，家業飄零，身命不保，怎能有這般的結果，活到八十七歲善終？所以有詞為證：

交友須當交好人，好人世世可相親。  
請君但看胡無翳，不恨前生拐騙銀。  
相解救，說緣因，冤家懺悔脫離身。  
若非佛力神通大，定殺區區狄小陳。